

继泰戈尔 王统照 卫斯理 之后 第四部重量级《沉船》

谜中谜 案中案 在阅读中 体验沉船海难 惊悚战栗

沉船

杨月军 刘邦潮◎著

年度热播大剧《诺言》文字版

中国第一部海警缉私侦破题材长篇小说

根据南海真实撞船事件解密资料及幸存者深入采访创作

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沉船

杨月军 刘邦潮◎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船 / 杨月军, 刘邦潮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 - 7 - 81139 - 877 - 9

I. ①沉… II. ①杨… ②刘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3683 号

沉 船

CHENCHUAN

杨月军 刘邦潮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6.2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6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39 - 877 - 9/I · 103

定 价: 29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s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书店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1

海警第五支队突然接到线人的情报,5106艇奉命出海执行缉私任务,徐斌副支队长坐镇指挥;

海警战士们在匆忙之中登上舰艇,刘一达副艇长受命为前指指挥员,一切都显得有些慌乱和异常,兆显着这一次出海充满了神秘、玄妙和不祥;

而“小泰戈尔”马文的死亡诗篇,恰巧为缉私之旅奏响了黑色的序曲……

第二章 17

缉私艇沉没了,大多数战友连同船只永远沉睡在暗无天日的海底,拼死侥幸逃出来的人,能否活下来、有几个能够活下来,答案或许只有大海才能知道;

这是一次悲惨而又壮烈的海上求生泅渡,人的生命力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面前,是那样脆弱,不堪一击,他们就像是一朵朵在严寒中开放的花蕾,在霜雪的摧残下,相继陨落凋谢,一个接一个地沉入海底……

第三章 33

马山在不知不觉之中,被人跟踪到了玉佛寺,到底是谁、为什么跟踪他,他却浑然不知;

徐斌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之后,仰天长笑,回到出租屋后,以极其残忍、非同寻常的手段,杀死了他的第一个祭品……

第四章 41

当侦探方正在望远镜里看到马山那嘲弄的微笑时,他有了一种“猫被耗子埋伏了”的感觉,更令他吃惊的是,马山早就知道他在调查自己;

王辞在查办一桩走私案件过程中,意外发现了几年前缉私艇沉没的线索,就在他决定一追到底的同时,他也走向了危险与灾难……

第五章 50

一本寻常的杂志上,却连载了一篇非同寻常的小说,它把书里与书外、想象与现实揉成了一团;

生活中的怪诞演变成书里的现实,而书中的现实,却成为真实生活中“真实的谎言”……

第六章 65

马山与尤利,曾经为了一个女人而闹得不欢而散,表面上一如既往和气的两个人,实际上却心存芥蒂各怀鬼胎;

然而这一切却出现在了《沉船》之中,尤利坐不住了,他不知道,这个叫云剑的人到底想干什么……

第七章 71

林明一次又一次地从山东来到河南,执著地寻找着徐斌副支队长,而此时的徐副,却躲在北去的列车上,检视着自己的过去;

尤利来到市公安局,他知道是该找齐仁副局长的时候了,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变态杀手已经动手,还有那个叫王辞的海关警察也蠢蠢欲动……

第八章 77

当王辞紧咬着黄炳不放时,却不知道危险就在身后;

机头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,只是为了探查心中那个噩梦之源,却时常在情与义的冲突中左右为难;

林明千辛万苦找到了徐副的父亲,得到的答案却是徐副已经“死了”……

第九章 84

急于想知道《沉船》结局的马山不幸落入了早已布好的陷阱之中，当他和《沉船》的作者云剑见面的时候，却发现云剑已经被人杀死在茶馆包厢之中；

黄炳的态度又变得有恃无恐起来，王辞也在夜晚的街头遭到不明身份歹徒的袭击，《沉船》的故事，越发变得复杂起来……

第十章 91

机头终于进入了阮老板的公司，但他却没有发现妻子眼中那深深的忧虑，更不知道奸诈的鱼刀已经对他的来历产生了怀疑；

马山授意云剑抛出一部连载小说《沉船》，本以为能够引蛇出洞，却跳进了自己为他人设计的陷阱之中……

第十一章 102

深夜，孤身一人的王辞竟然要敲着自己的房门。萧娅的出现，令王辞在情与理的纠缠中难以抉择；

尤利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齐仁副局长将会成为他手里的一枚棋子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；

林明的频繁外出，导致妻子不辞而别，他硬着头皮到岳父家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……

第十二章 111

云剑临死之前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，竟然是用黑皮的号码打来的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却给一个活着的人拨通了电话；

“疑罪从无”的马山终于走出看守所，机头却在深夜被一群埋伏多时的人抓走了……

第十三章 118

机头深夜被抓，当冰冷的枪口抵在他的头上，他不知该做出何种反应；

萧娅流着泪看完了那本叫《观海潮》的杂志，当她想把《沉船》之中的秘密告诉王辞时，却突然失踪了……

第十四章 125

马山把妻子送到玉佛山上，是为了让她安心养病，还是另有他意？

月圆之夜，司空与马山谈佛论道，似乎在对他暗示着什么，马山能

否听出这弦外之音？

他找来方正，似乎要为儿子马文讨个说法了……

第十五章 132

徐副像一个幽灵，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，他的终极目标，就是尤利，但是，他能够如愿以偿地干掉他吗？

王辞终于要南下了，即将到达那座伤心之城，然而，他的南下之行能解开心中的谜团吗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；

齐仁完全陷在美丽的“桃色陷阱”之中，年轻的女色、刺激的感受、甜美的微笑，只不过是旋涡和激流表面的一朵泛着涟漪的水花而已……

第十六章 143

鱼刀终于弄清楚了机头的真正身份，但却接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指令，机头是死是活，就看鱼刀按哪一个指令办了；

老谋深算的马山发现了尤利的诡计，他将计就计，尤利被蒙在了鼓里；

来到玉城的徐副意外地又碰到那个他曾经遇到过的年轻姑娘，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那个姑娘在他口袋里塞了一张纸条……

第十七章 151

妻子怀孕，林明不知道应该快乐还是忧伤，突然之间他意识到，女人其实就像大海一样，喜怒无常，深不见底；

方正按照马山的指令，轻松查到了买断《观海潮》上连载小说的那个人就是王辞要找的李老板；

而正欲和李老板见面的王辞却感到危机四伏……

第十八章 161

在自己的车上，尤利被人用枪抵住了脑袋，他知道，自己是凶多吉少了；

黑暗中，萧娅被锁在一条铁链子上，她在恐惧中孤独着、又在孤独中恐惧着，当两条黑影朝她走来时，她不知道是福还是祸；

王辞如约来到李老板的房间，后脑突遭重击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第十九章 173

徐副突然现身破船之中,杀死了大嘴,救出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萧
娅;

方正跟随着那辆面包车,来到海边别墅,想趁机救出王辞;

在归途中,林明乘坐的面包车因为超载,翻入了深不见底的悬崖;

机头第一次夜闯阮老板办公室失败,妻子的举动更让他大吃一
惊……

第二十章 183

逃出虎口的王辞见到马山后,才知道营救他的幕后老板,竟然是马
文的父亲;

在李处长家,他与萧娅意外重逢,踏上了逃亡之旅;

失忆的林明已经忘记了父母,不认识妻子及其一切熟悉的人,然而
唯独对那床草绿色的棉被情有独钟;

妻子对机头的行踪不仅了如指掌,而且,罪魁祸首阮老板竟然是她
的干爹……

第二十一章 196

王辞与萧娅来到林明家,却发现林明已经失忆,正当他们进退两难
之际,闻讯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林明家的小院子;

机头第二次夜闯阮老板办公室,当他准备离开时,却发现一个黑影
早已站在门口;

马山获取了尤利撞沉缉私艇的证据,而尤利却在齐仁的帮助下,吞
并了马山的公司,并把马山再次送进监狱……

第二十二章 206

王辞与萧娅刚一回到玉城便被发现,危急时刻,徐副用面包车挡住
警车,放走了他们;

为了不再被认出,王辞狠心地用硫酸自毁了容貌;

林明准备去Y国,与机头并肩战斗,却遭到全家一致反对;

势单力薄的方正开始了营救马山的行动……

第二十三章 215

光头突然出现在玉城,在尤利与马山之间频繁联系;

王辞与萧娅夜闯尤利办公室,听到了一个惊人秘密;

愧疚难当的齐仁来到妻子的墓前,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;

机头被迫与光头合作,一起对付阴险狠毒的鱼刀,但是,如何处理阮老板,却让他在情与义之间左右为难……

第二十四章 225

尤利在断崖上杀害了齐仁,却被浑身绑满炸药的徐副死死抱住、坠入悬崖,俩人在一声巨响之后粉身碎骨;

阮老板的船上发生了剧烈的枪战,双方展开殊死搏斗,新仇与旧恨在这夜的海上终于有了一个了结;

机头和林明在弄翻那艘撞沉了他们缉私艇的走私船后,双双跳入茫茫大海……

第二十五章 235

机头与林明回到玉城,却发现王辞与萧娅已经失踪,他们在枪口下救出了小红,并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;

马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公司,貌似胜券在握的他却被司空大师留在山上,听了一个晚上的木鱼……

第二十六章 243

为了给被欺骗了20年的感情讨个说法,为了杀死尤利与吕英的儿子马文,也为了得到海底那批价值连城的宝藏,自命不凡的马山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,以便于杀死马文、嫁祸尤利、得到宝藏;

到头来,机关算尽,他只好在了断崖上,了结了自己的生命……

尾 声 251

第一章

海警第五支队突然接到线人的情报,5106艇奉命出海执行
缉私任务,徐斌副支队长坐镇指挥;

海警战士们在匆忙之中登上舰艇,刘一达副艇长受命为前
指指挥员,一切都显得有些慌乱和异常,兆显着这一次出海充满
了神秘、玄妙和不祥;

而“小泰戈尔”马文的死亡诗篇,恰巧为缉私之旅奏响了黑
色的序曲……

1

清晨,海警五支队的营区笼罩在一片半明半暗的朦胧之中,海浪拍打着防护
堤,一声声钝响在迷蒙中涣散消弭着。挺拔的椰树,只是昏暗中模糊的一团,宽
大的枝条,就那么垂着,没有半分招摇。在支队的船艇码头上,整齐划一地排列
着十几艘缉私艇和“大飞”快艇。海浪拍击船艇的声音,从船底发出,显得闷钝却
有节奏。

“哒……哒……滴……”5时40分,军号声按时唤醒了整个警营,宿舍里响起
了杂乱的声音,早操时间,谁也躲不过去。

天蒙蒙亮,操场上传出整齐的跑步声和口号声。今天,是全支队业务考核,
所有官兵都会认真对待,年度考核决定每个军官和士兵业务的成绩,大家都憋着
一股劲,从早操开始,整个军营就进入了状态。

“哒……哒……滴……”又是一阵军号声。早餐前列队,唱军歌,“日落西山
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”,显然这支歌唱得不是时候,可部队天天都在唱,不分



时候,唱完进餐厅。早餐之后,再学习一小时,随即考核正式开始,集体项目、个人项目依次进行。最精彩的是个人项目,尤其是王辞的铁头功、机头的障眼功、林明的海底睡觉等绝招,每年考核都获好成绩,是支队的保留节目,每次训练,总是掌声不断。

林明上场。

两个战士拿来绳索将他双手反绑,随着考官一声“开始”,林明被推下了冰冷的游泳池,即刻下沉至三米深的池底。就这一招就让他其他人弄不明白,一般人根本就沉不下去,有人试过即使先沉下去,一会儿就浮上来。考核官开始计时,游泳池边站满了人,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面朝下,双手被反绑着,平平地俯卧在游泳池的底部,像是睡着了似的。能躺在水底下这本身就是功夫,其他人做不到,不少人想学,林明却不教,一点辙都没有。为此,林明还受到过领导批评,说他保守、没有觉悟,林明有他的理由,不是不教,这沉下去容易,万一起不来怎么办?所以,他有条原则,不能在水下呼吸换气的,一律不教在水下睡觉。水下睡觉谈何容易,林明硬是可以在水下呆上个三五分钟甚至更长时间,每次都是怕他出事,才硬被拉上来的。据说,这一招是跟他爷爷学的,他家世代渔民,都是在海里生长,林明也一样,从小就泡在海里,像条鱼,他的小名就叫阿鱼。

机头也绝,他检查机器从来就是蒙着眼睛进行的,甚至可以蒙着眼将那么大的—台主机给卸了,然后再装回去。据说,机头练这一招时将自己关在一个修理厂仓库里整整一个月,吃喝拉撒都在仓库里。机头不善言语,干事从来默不作声,干出来就惊天动地,令人刮目相看。

一天的考核大家都有些累了,满以为晚上可以早点休息。不料下午4点钟,急促的警铃突然响起,5106 缉私艇备航待命出任务,海警战士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了起来。枪炮兵林明带领两名列兵关闭了大小水密门、舱口盖、舷窗,收好了前后天线和活动物品;机头率领两名列兵检查了机器、油压、启动了开关;而雷达兵李国和航海兵杨雄相应检查了所有仪器,备足了三天的生活食品,15 吨柴油和6 吨淡水,补给了20 个救生衣,其他的救生衣因昨天在抗洪抢险中全都被泡湿还没有干透,统一堆放在报务房中。不知是由于时间仓促还是其他什么原因,这次出海没有进行出海动员和教育,看来是这次勤务实在紧急。刘—达副艇长匆匆忙忙地走向5106 艇,因艇长有事,刘副临时接到通知,奉命担任前指指挥。任务十分明确,赶往海上预定地点拦截一艘不明国籍走私船。

刚走上舰艇,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,一看,是家里电话,妻子娇柔的声音透过千山万水传了过来:“一达,你想好了没有啊?”刘副一拍脑袋:今天是儿子的满月,妻子让他给儿子起个名字,都催了好几次了。

刘副调整了一下声音:“想了几个,但还没有定下来。我马上要出海,出海回来告诉你。好吗?”

“你可得快点,孩子上户口要有名字才行”,妻子在电话里撒着娇。刘副合上电话,朝着北方家乡方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。

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,5106号轰鸣着驶出港口,在火红的晚霞中,驶向茫茫大海。

舰艇在海面上劈波斩浪,海鸟欢快地伴着浪花追逐舰艇,不时有渔船迎面驶过,向战士们亲切地打着招呼。战士们背手而立,昂首挺胸,分列在两侧船舷。船头旗杆上的红旗,迎风抖动,发出猎猎响声。

“我潜进形象的海洋深处,
希望获得无形无相的完美珍珠。
不再驾驶我这久经风雨的旧船从这个海港到那个海港。
我颠簸在波涛之上游戏的日子早已过去了。
如今我亟盼死与不死之中。
我要拿起我这生命的竖琴,
走进无底深渊旁的观众大厅,厅里涌起无声无调的弦歌。
我要调弄我的竖琴,
使他和永恒的音乐合拍,
当它呜呜咽咽地发出最后的声音时,
我就把这缄默的竖琴放在寂静的足下……”

刘副从指挥室里走出来,拍着小泰戈尔的肩膀:“怎么,又诗兴大发了,什么死呀活呀的,不吉利。”

“您也信这个?”马文扮个鬼脸。

“没有什么信不信。对了,给你个任务,给我儿子起个名字。”

“起名字?可惜我不会算卦。不过请首长放心,出海回来,我保证给您一个完美的答案。”

20点15分,5106艇到达预定海域,搜索目标。此时,船艇航速为8.9节,浪

高2.5~3.5米,风力5~6级,风向东北。

“检查艇载雷达!”

“雷达状态良好!”

“瞭望哨!”

“瞭望哨!”

瞭望哨无人应答,刘副大声喝道:“谁的瞭望哨?!”

“到!瞭望哨到位”,小战士匆忙到位应答。

“停车!都给我看好了,千万别大意出事。”

“是!”

夜幕降临,5106艇停车后像猎鹰一样,静静地漂在海面上,四周一片沉静。夜幕下的大海,神秘莫测,包罗万象。海浪拍打着船体,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。

刘副站在舷边,手扶护栏,遥望北方:妻子现在该睡了吧?他极想知道儿子熟睡时的模样,像妻子,还是像自己,他实在是想象不出。他闭上眼睛,想象着在温馨的家里,暖和的被窝中,妻子躺在自己身边和他一样欣赏着他们情感的结晶,欣赏着上帝赐予的宝贝。他笑着摇了摇头,走向船舱。

休息室里,有几个战士正在看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录像。此时,《泰坦尼克号》正在蔚蓝色的大海上航行,男女主人公站在船头,海风吹起他们的长发和衣衫,主题音乐正深情地渲染,十分动人。

休息室里,杨雄背对电视机,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,抽出信纸,还没来得及看,小泰戈尔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,一把抢走了信。

“大家快来看,雄哥女朋友的信!”

大家“哗”的一下围过来,把杨雄堵在了一边。小泰戈尔清了清嗓子:“亲爱的雄哥……”

“轰”的一声,大家开怀大笑:“啊呀,雄哥,亲爱的,好亲切呀!”

“一个礼拜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,真想你。人家常说: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,我现在才真正领会了这种滋味……婚礼我都准备好了,万事俱备,就只等你这个新郎官了……”

大家又笑。

“闹什么,赶紧休息”,刘副推门进来:“马文,把信还给杨雄,又是你小子!”

战士们乖乖回到原位,都仰身躺下了。

“谁敢再闹,我就处分谁!”刘副关了灯,转身走到门口,突然丢下一句话: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写信,发个短信不是什么都搞定了”,说完走了出去。

刘副刚走,大伙又坐了起来,小泰戈尔轻声说:“是啊!为什么不发短信呢?一个短信不就啥都搞定了。”大家又“扑哧”一下捂着嘴笑起来。黑夜中,杨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,大家都听见了,于是也都静了下来。

刘副在舱门口和正往里走的机头撞个满怀。

“情报靠得住吗?”机头问。

“鬼才知道”,刘副答道。

“你看这天气,不太对劲呀。”

刘一达看看天,“起风了,真是见鬼了,当心点。”

2

萧娅停住敲击键盘的双手,顺便端起桌子上的茶杯,一口气把水喝光,用手轻轻地抚了抚胸口,不知什么原因,她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,她站起身来,走到窗边,推开窗子,朝外望着。

眼前,昏黄的灯光营造出一片朦胧的夜色,再远处,是灰色的虚无。她抬起头,彼此相邻的四座高楼把夜幕挤压成不规则的一个四边形,模糊混沌,没有一颗星星。

“杨雄在干什么呢?是在军营里还是在海上?”想到自己的未婚夫,她的心中涌出一股甜蜜来,但胸闷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了。

对面亮着灯光的窗子上,有一个招摇舞动的身影,像是在跳着一种奇怪的舞蹈,又像是在招魂。这时,一阵风旋转着从她的身边挤进窗子,她的身后传来一阵哗哗啦啦的乱响,桌子上的纸被吹散了一地。

浪越来越大,船艇上下左右摇摆得越来越厉害,船上的几个新兵开始呕吐起来。这种天气出海,尤其是在这么大的浪涌上停车熄火,像5106艇这样大吨位的船,就像一片树叶一样,抛上去又被甩下来,再有经历的水手都有反应,何况新兵。王辞蹲在左舷厨房的水龙头下,正在拼命地呕吐着,胃里的东西,全部吐光了,他感觉好像胆汁也吐完了,但他还在那里干呕着。他拧开水龙头,灌了一肚



子凉水,再吐的话,肚子里有东西总比空着肚子强。

晕船的不光是人,还有船上的耗子们,几只耗子像喝醉酒一样,歪歪斜斜地从王辞脚下爬过,相继跳进了大海。王辞咧了咧嘴,但没有笑出来,自己已经吐了个天昏地暗,没有那份闲心去嘲笑耗子,但是耗子也晕船,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。

此时,海警五支队的徐斌副支队长正坐在自己办公室里,一根接一根不断地抽着烟,黑暗中,香烟明灭交替的光亮,像一眨一眨的眼睛,在窥视着他的灵魂。他拿起手机,拨了个号码,可没等信号发出又立即停止,如此再三,犹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,坐立不安。他清楚地知道做这种事情的后果和所要付出的代价。这不是失职,而是蛇鼠一窝了。他再次伸手抓过香烟,烟盒已经空了。他把手伸进口袋,触到了那张银行卡,他将卡握在手里,并用力握了握,他突然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卡而是一把刀,是一把挥向 5106 艇的屠刀。他的心跳突然加快,手心里冒出冷汗来。

他重新拿起手机,终于下决心拨通后,轻声但是斩钉截铁,一字一句地说:“你听好了,我要求我和人船都能平安回来。你不要乱来,否则我和你没完!”说完,他合上手机,离开办公室,径直朝指挥中心走去。

他让值班战士在电脑显示屏上扫出 5106 船的位置,然后来到海图前,久久凝视着那个坐标点。

“再呼叫一次”,他向值班战士下指令。

“是! 5106、5106,指挥中心呼叫、指挥中心呼叫,听见请回答。”

过了一会儿,电台传来回应,有些嘈杂,但还是清晰:“我是 5106,请讲。”

“方位、情况,请汇报。”

“还在原地,已经停车,东经 120 度,北纬 20 度,天气很差,风力 5 级强,浪高 2.5 米至 3.5 米,报告完毕。”

5106 艇回传十分清楚。听完 5106 艇汇报后,徐副起身离开,刚转身突然说:“盯好了,今晚天气不太好,有情况立即报告我。”

“首长,预定的停泊位置应该不是现在所在的位置!”

“我说停在哪里就停在哪里,哪来的那么多废话,你的任务就是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”!

“是”,战士应答着,徐斌没有回来,径直走了出去。

林明在 5106 艇的摇摆中和衣刚刚躺下,突然,左舷传来轰隆一声巨响,林明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便腾身而起,飞到了船舷右侧,感觉水已没膝。四周一片漆黑,嘈杂声一片。

“怎么回事?怎么回事?”他大声喊叫着,无人应答。他摸索着爬到左舷,拧开舷窗,伸出一只手:“有人吗?快来拉我一把!”

随着一声巨响,睡在下层船舷左边一号舱的机头,一下子就被抛到床下,他爬了起来,也大声叫着:“怎么回事?怎么回事?”同样无人应答。船上的照明灯很快熄灭了,电也断了,舱内一片漆黑。机头踉踉跄跄奔到严重倾斜的楼梯口,想从那里爬出去,忽然,只听“哗”的一声,海水夹杂着浓重的柴油味,从楼梯口灌了进来,巨大的冲击力,使机头仰面倒在了海水中。

他奋力从水中爬了起来,大声喊着:“还有谁在里面?!”几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的战士,听到了他的喊声才醒悟过来,急忙应答着。

“都过来从舷窗出去,快!”机头在黑暗里下着命令,船在渐渐继续往右倾斜,3 号舱门已快移到了头顶上。机头攥住舱门的拉手,吃力地往里拉,想把海水堵在门外,他一边死死拉住门的拉手,一边拼命大声喊,“快,快打开舷窗!”“咔嚓”的巨响随即响起,汹涌的海水击碎了 3 号住舱的隔离木板,从另一个方向拥了进来,海水瞬间就涌到了他的胸口。

左船舷透出一丝亮光,机头移过去,用出吃奶的力气,拧开舷窗的螺帽,推开舷窗,将身后的战士一个一个地托了出去。此时,海水已快淹到了他的脖子。

机头踩着水,把头伸到外面,圆形的窗口太小,他出不去。

船在逐渐下沉,海水基本上与舷窗持平。他再次浮了上来,把头伸到窗外。

“拉我出去,谁来帮我一把?”

“机头不要慌,我们来帮你,你听我指挥”,李国趴在舷窗边朝他喊着。

“先伸出右手,对,将身体形成一条直线,再把头伸出来!”

“我出不去!”

“出不来也得出!”

机头用力往外钻,由于脚下用不上力,钻了一下,又回到了原位,好在右手被李国拉住,没有完全落到水中。

机头再次把头伸向窗外,右脸被挤在舷窗边上,疼痛难忍。上边几个人一齐



用力,把他硬生生地从舷窗里像挤牙膏一样扯了出来。衣服已被扯得支离破碎,浑身上下体无完肤,伤口由于海水浸泡,一阵阵刺痛。但他清醒地意识到,他已经死里逃生。

“他娘的,鬼舷窗怎么不做大点?”机头用手揉着臂膀。

此刻的支队指挥中心,气氛十分紧张。

徐副来来回回踱着步子。值班战士操作着仪器,失望地朝他摇了摇头。

“扫描不到 5106 艇的位置!”

“用电台呼叫”,徐副大声吼道!

支队所有领导都已聚集到值班室,大家一脸焦急,室内死一般沉寂。

支队长是颇有经验的海军军官,几年前从海军调任海警支队任支队长。他站在海图前,眼睛盯着那个被标记了的位置不停抽烟,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。

墙上的钟,随着人们的心跳在“嘀嗒…嘀嗒…”一秒一秒地走着。

“多久了?”

“差十分钟七小时。”

“出事了,一定出事了。支队长,我的意见,咱们赶紧报告总队吧?”政委十分焦急。

最焦急的是徐副,他已然坐立不安。

“平常也有这种失去联系的情况。”

“可现在已经七个小时了!”

“不行,我是值班领导,我建议马上报总队指挥中心,支队迅速派船艇去搜寻救援。最后一次联系海域是东经 120 度,北纬 20 度位置。快,越快越好!”只有徐副最清楚有可能发生的事态,他有一种恐惧不祥的预感。不对,已经不是预感,是肯定,5106 艇出事了。

“刘副,这到底怎么回事?”机头在船上平衡着身体,努力移到刘副身边,大声问道。

刘副两眼盯着二三百米外一条货轮高大的黑影没有吱声。

有的战士对着那条船大声呼喊,船的航灯照了过来,但船却没有停下。

机头明显感觉到了 5106 艇的颤动。

“不用喊了,就是它撞了我们,它不会来救的!”刘副的判断是对的,那艘船在